

屋顶上的风

□ 杨福成（山东）

风从屋顶上走过，我听见了。那是一种细碎的声响，像是在瓦片间轻轻踱步，又像是无数细小的手指在叩击着陈年的陶土。我每每仰头望时，却什么也不曾看见，唯有几片枯叶，在屋脊上打了几个旋，便不知去向。

这风来得蹊跷。白日里分明是晴好的天气，一到黄昏便悄然爬上屋顶，在瓦缝间游荡。有时它从东边来，有时又自西边至，毫无定数。邻家的小儿说看见过风的形状，灰扑扑的，像一条瘦长的狗，在屋脊上奔跑。我是不信的，风哪里会有形状呢？不过是小儿的痴语罢了。

瓦是老的，青灰色，排得并不整齐。风从那些缝隙里钻进去，在梁木间游走，发出呜呜的声响。夜深人静时，尤为清晰。我躺在床上，听见它在屋顶上踱来踱去，时而急促，时而舒缓，竟像是在寻找什么失落的东西。有一夜，我实在忍不住，爬上梯子去看，却只见月光冷冷地铺在瓦上，哪里有风的影子？

风带来了许多东西。春天是柳絮，夏天是槐花，秋天是落叶，冬天是细雪。它们堆积在屋角的排水沟里，渐渐腐烂，化作泥土。偶尔也有异乡的种子，不知从多遥远的地方飘来，在瓦缝中生根发芽。我见过一株小小的蒲公英，在屋脊上开出黄花，没过几日便被风吹散了，白色的冠毛飘向远方，不知落在谁家院落。

风也带走了一些东西。去年晒在屋顶的柿饼，不知何时少了几片；前年系在烟囱上的红布条，早已不见踪影；就连瓦匠补漏时遗落的一把泥刀，也不知所终。我疑心是风干的，却又拿不出证据。风来无影去无踪，谁能捉得住它呢？

风大的时候，整个屋顶都在颤动。瓦片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掀翻似的。我缩在屋里，听着这可怕的动静，想起老人们说的“风伯发怒”的故事。然而风停了之后，屋顶依旧完好，只是多了几片碎瓦，在阳光下白得刺眼。

最奇怪的是雨后。雨水冲刷过的屋顶格外干净，风再吹过时，声音也变得清亮起来。我常常在这时候爬上屋顶，坐在烟囱旁边，感受风从耳边掠过的爽意。远处的屋顶连绵起伏，风在其间自由穿行，掀起一阵阵看不见的波浪。我忽然明白，风或许本就不属于任何一处屋顶，它只是路过，短暂地停留，然后继续它的旅程。

昨夜又起风了。我听见它在屋顶上徘徊良久，最后停在我的窗前，轻轻摇动着那串风铃。叮叮当当的声音里，我仿佛听见它在诉说一个个遥远地方的故事。那里有更高的山，更宽的河，更广袤的原野，风可以尽情奔跑，不必在狭窄的街巷间委曲求全。

今早起来，发现窗台上多了一片金黄的银杏叶，想必是风留下的礼物。我把它夹在书页里，合上书时，似乎又听见屋顶上传来细碎的脚步声。

风又来了。

青草尚睡眠惺忪，
向四方喃喃私语，
倾吐着那悄然来临、复苏的葱郁绿意。

樱花绽露柔美的笑靥，
对华枝顾盼流连，
轻摇着那烂漫飘飞、温婉的绯红花影。

燕子身姿灵动而翩跹，
在天际间呢啾缠绵，
倾诉着归心似箭、深切殷切的思念。

春雨迈着轻盈舒缓的脚步，
自寥廓天际飘洒而下，继续相依，
润泽着那悄然滋生、蓬勃的盎然生机。

风筝与丝线紧紧相依，
于云端欢快雀跃、盘桓回旋，
放飞着无拘无束、悠然自在的绮丽梦幻。

风悄然地往返，
隐没了形迹，
遗落了春天那悠悠的絮语，萦绕心底。

岁月

□ 三都河（湖南）

红绿两股道
像流光溢彩的岁月
流到你面前
流到你脚下
你在路上遛狗也好
在路旁做操也好
或者吼几声
你莫走你莫走
当然时光停不下来
尽可缓慢一点

大足诗三首

□ 黄成坤（重庆）

还乡闲人

莫问江湖冬与春，
归来依旧布衣身。
千竿竹影常迷路，
半亩松阴足养真。
偶动坡头栽小菜，
时垂绿水获鱼鳞。
懒求朱户乞言笑，
不弃山村后辈人。

铁山茅屋

巴渝深处大足边，
却甲归田已暮年。
万壑松涛喧静舍，

尽可悠闲一点
以防忙中藏了脚
过了风风火火年代
笑对云淡风轻
闲游时画的圈
也越画越小
世界大有大的壮观
小有小的美妙
诗不仅仅眷顾远方
更眷顾宁静的心

海棠香国

昌州自古号香都，
异种何年入大足。
霞染胭脂凝晓露，
月移琼佩坠流苏。
班长归里霜髯老，
棠棠开颜客不孤。
满目繁花思旧事，
山河绚烂似兵图。

我从小生长在一条爬坡上坎中望不到尽头的千年老街。对于在那条老街长大的我来说，让我时常想起的，多半不是那条千年老街，而是在老街摆摊的王二。

我家与王二是邻居。三十多岁的王二，个子不高，瘦脸，细眼睛。王二是他的大名，老街里的人，通常不叫他王二，而是喊他补锅匠。这叫法听上去不太文雅，但是，喊他的人，没有一点儿歧视的意味，反倒包含了一种羡慕之情。确凿地说，人们羡慕的不是王二这个人，而是他的补锅手艺。会这门手艺的，别说在我们镇上，就是在周边的几个乡镇，也找不出第二个有他这般手艺的人。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话不仅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生活写照，更是王二每天补锅的生动诠释。王二的补锅摊子，看上去很是简陋，补锅摊子摆在他家的木门边上。一个铁皮工具箱，一个小炉子，一口坩埚，一个布满煤灰的小风箱，加上两条供客人



在书中读自己

□ 王中平（重庆）

我一直喜欢读书。幼年时喜欢读书，是因为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少年时喜欢读书，是因为书中的那些离愁别绪感染了我。如今，喜欢读书，是因为我在书中读到了自己。

一本好书，特别是贴近生活的好书，用心去品读，往往就能在书中读到自己的影子。如《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书中的孙少平仿佛就是当年的我。由于过去家里的境况，使我一次次走出去，去越远越好的地方，寻找机遇，谋求好的生活。书中孙少平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我也揽过活，做过苦工，挨过饿，最

绞裤脚边

□ 黎杰（四川）

网购一条休闲长裤。
拆封后，颜色和款式我都喜欢，就是长了些，不过裤子长得短不得，长了，找裁缝师傅绞个脚边就不行了。
绞裤脚边，得找蒋裁缝。
蒋裁缝铺子开在小区楼下。每次路过裁缝铺，都听蒋裁缝踩得缝纫机呼声响，只见她左右手蝴蝶般翻飞，左脚如踏钢琴踏板，那声音与街上年水马龙声合而为一，和谐极了。
蒋裁缝约莫 50 来岁，身材矮，微胖。
我知道，这家裁缝铺在这条街上开了不下十年。
我对裁缝铺有一种天然亲切感，我喜欢穿裁缝缝的衣服，贴身，亲肤，不过，现在的裁缝很少裁衣了。
蒋裁缝酷似以前我们乡场上那个裁缝铺的老板娘。
以前乡下，裁缝铺不少，只是后来成衣店多了，这些裁缝铺就自然垮了，成为可有可无的只接缝小缝小补活计的铺子了。
蒋裁缝是在乡下裁缝生意清淡后才进城找活的，她认准城里人不穿土裁缝裁的衣，但小缝小补还是免不了。
蒋裁缝起初租不起铺子，就央人在我们楼下一家商铺前台阶上找一块可遮阳避雨的空地摆摊。

果然，蒋裁缝的缝补生意还不错，那条街从此多了缝纫机嗒嗒嗒呜呜呜的声音。
好事多磨，楼下商铺以缝纫机躁声影响他家生意为由，让蒋裁缝撤摊。
其实理由有假，商铺嫉妒蒋

落座的长板凳，便是王二的补锅摊子了。
人们拿去修补的铁锅，常见的一般都是像绿豆或胡豆一般大小的破洞。这种让人毫无办法的破洞，在王二的眼里，只是小菜一碟。
王二举起放在摊子边上的铁锅，锅底朝天，面对光亮，眯着眼睛，查看起铁锅上面损坏的情况。找准破洞的王二，拿起一张磨砂纸，在破洞的周围搓擦起来，然后用嘴在洞眼边上吹了吹，再用干布擦拭几下，往坩埚里扔上几块生铁，呼呼地拉起与小炉子相连接的风箱，待坩埚里的生铁变成滚烫的铁水时，王二将坩埚里的铁水倒在一块厚实的黄泥膏上。这是一块略微呈凹陷状的黄泥膏，通红的铁水在黄泥膏上面轻微晃动，我看着就胆战心惊，要是铁水滚到手上，怎么办！当然，我的担心只是多余，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只见王二手握黄泥膏，娴熟地将黄泥膏上的铁水，稳稳地贴在锅底的破洞上，铁锅里

面立即出现一团火红，只是瞬间，铁水与铁锅就紧紧地粘在一起。与此同时，王二用右手将圆柱状的湿棉球，在破洞上下左右擦拭起来，随着冒起一阵青烟，铁水完全凝固在破洞上。待冷却后，王二再用砂子和湿布，在修补的地方反复擦拭，一口可以重新做饭炒菜的铁锅，就交到顾客的手上。
王二除了补铁锅，也补铝锅。铁锅是热补，铝锅则是冷补。补铝锅与补铁锅，有着明显的不同。铝锅的锅底，哪怕只有沙粒般的洞眼，也得换底，如此，修补的成本也比补铁锅贵出许多。
铝锅换底，对王二来说，就是把铝锅抱在怀里，拿起一把大缠着蓝布把柄的大剪刀，沿着锅底边大约两三公分高的地方，剪开一小口子，用力剪去。这是一个需要手劲的活，王二握着剪刀的手指，手关节紧绷，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如蚯蚓般清晰可见。剪刀剪铝锅底，带着脆生生的响声，给人的感觉，像剪刀剪纸



在书中读自己

身受。我上班也带饭，带了二十多年，这并不是抠，我知道每一餐饭来之不易，心怀感恩，懂得珍惜。我在书中，真真实实读到了自己。
书籍有着巨大的力量，读书能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只有不断通过读书提升自己，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锤炼自己，才能做最好的自己。通过读书，我不但学到了知识，还明白了一些事理，提高了修养，读书的好处不言而喻。
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锤炼自己，才能做最好的自己。通过读书，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明白了一些事理，提高了修养，读书的好处不言而喻。
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锤炼自己，才能做最好的自己。通过读书，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明白了一些事理，提高了修养，读书的好处不言而喻。
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锤炼自己，才能做最好的自己。通过读书，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明白了一些事理，提高了修养，读书的好处不言而喻。

绞裤脚边

中年男人满意地走了。
“又来做裤脚边？”蒋裁缝回头看我手里拿着一条裤子，问我。
我说：“对。”
蒋裁缝让我站直，拿一条软皮尺，量我身上裤长。
蒋裁缝把新裤子铺在裁板上，在裤脚边上左右划线，拿起剪刀，咔嚓剪掉多余部分，折叠过来，烫熨，后拿到缝纫机上，呼呼几下把脚边锁上，折叠过来，压缝纫机针脚下，踩动缝纫机，嚓嚓嚓，一路跑线，搞定。
太快了。
蒋裁缝说：“我绞裤脚边几十年，这点小活，手拿把擒。”
几分钟时间，十元钱到手。
“蒋师傅，你一天挣不少钱吧？”我对蒋裁缝收入很感兴趣。
蒋裁缝笑说：“商业机密！不过可以告诉你的是，别小瞧我这小打小闹，这并不比我当初在乡下做成衣挣的少。”
这个，我确信。
蒋裁缝边把裤子递给我边说：“这得感谢网购，这条街上谁购回裤子不来我这儿做边？我这店就靠做裤脚边养着，其它业务看似热闹，挣不了钱，只够养手养店。”
我才不信呢，蒋裁缝的其它业务仍然赚钱的。
蒋裁缝告诉我：“像你这裤子，脚边好做，要是遇到牛仔褲，就麻烦多了，顾客要求用原线缝，我得先将原裤脚线拆下，再缝到缝纫机线圈，最后缝到新裤脚边上，这样做出来，与原版才没区别。”
我真佩服蒋裁缝完全复原原版裤脚边的手艺，这大概也是她比本街上其他裁缝店爆火的重要原因了。
蒋裁缝说完，又笑了，继续说：“当然，这种改法价格比你的贵一倍。
我说：“贵点值得。”

我去探望，在故乡风雨中孤独站立的老屋
摇了摇门前那株万年青
和屋后的桃树
沉睡在上面的记忆
纷纷苏醒过来
采来大捧野花放在窗台
让浓郁的花香
透过木头房子的缝隙弥漫
我还想重新种下一棵樱桃树
等待希望和喜悦
如果实般，在枝头
一颗颗饱满地长出来

乡村记事簿

瓜果的清香味儿
叽叽喳喳的鸟鸣
还有数不清的虫鸣
在浓稠如墨的夜色中
缓缓流淌，乡村的夜晚
热闹而拥挤

月亮像个顽皮的孩子
悄悄从云层探出脑袋
萤火虫捉着小巧的灯笼
带着甜蜜的美梦
轻盈地掠过

这些美好的画面
就像一串闪亮的珍珠
串起了幸福又难忘的童年记忆

老街里的补锅匠

□ 周康平（重庆）

面立即出现一团火红，只是瞬间，铁水与铁锅就紧紧地粘在一起。与此同时，王二用右手将圆柱状的湿棉球，在破洞上下左右擦拭起来，随着冒起一阵青烟，铁水完全凝固在破洞上。待冷却后，王二再用砂子和湿布，在修补的地方反复擦拭，一口可以重新做饭炒菜的铁锅，就交到顾客的手上。
王二除了补铁锅，也补铝锅。铁锅是热补，铝锅则是冷补。补铝锅与补铁锅，有着明显的不同。铝锅的锅底，哪怕只有沙粒般的洞眼，也得换底，如此，修补的成本也比补铁锅贵出许多。
铝锅换底，对王二来说，就是把铝锅抱在怀里，拿起一把大缠着蓝布把柄的大剪刀，沿着锅底边大约两三公分高的地方，剪开一小口子，用力剪去。这是一个需要手劲的活，王二握着剪刀的手指，手关节紧绷，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如蚯蚓般清晰可见。剪刀剪铝锅底，带着脆生生的响声，给人的感觉，像剪刀剪纸

确 认

□ 红线女（重庆）

要质疑就质疑
要排挤就排挤
要压迫就压迫
要打击就打击
我不会再挣扎
也不会再逃避了
我只默默地开
我只无声地红
阴影和阳光总是同时存在
平静的后面总有大漩涡
我清楚我没得选择
总有一天要走到尽头
我不用再强迫自己去确认
一朵艳丽的荷花
一颗伤痕累累的灵魂
她们的绽放并非不受限制
必须努力爱
必须只有爱
尽管充满黑暗和怀疑
尽管被一个绝望的世界包围

在书中读自己

身受。我上班也带饭，带了二十多年，这并不是抠，我知道每一餐饭来之不易，心怀感恩，懂得珍惜。我在书中，真真实实读到了自己。
书籍有着巨大的力量，读书能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只有不断通过读书提升自己，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锤炼自己，才能做最好的自己。通过读书，我不但学到了知识，还明白了一些事理，提高了修养，读书的好处不言而喻。
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锤炼自己，才能做最好的自己。通过读书，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明白了一些事理，提高了修养，读书的好处不言而喻。
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锤炼自己，才能做最好的自己。通过读书，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明白了一些事理，提高了修养，读书的好处不言而喻。
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锤炼自己，才能做最好的自己。通过读书，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明白了一些事理，提高了修养，读书的好处不言而喻。

乡村时光

□ 李黄英（重庆）

我去探望，在故乡风雨中孤独站立的老屋
摇了摇门前那株万年青
和屋后的桃树
沉睡在上面的记忆
纷纷苏醒过来
采来大捧野花放在窗台
让浓郁的花香
透过木头房子的缝隙弥漫
我还想重新种下一棵樱桃树
等待希望和喜悦
如果实般，在枝头
一颗颗饱满地长出来

乡村记事簿

瓜果的清香味儿
叽叽喳喳的鸟鸣
还有数不清的虫鸣
在浓稠如墨的夜色中
缓缓流淌，乡村的夜晚
热闹而拥挤
月亮像个顽皮的孩子
悄悄从云层探出脑袋
萤火虫捉着小巧的灯笼
带着甜蜜的美梦
轻盈地掠过
这些美好的画面
就像一串闪亮的珍珠
串起了幸福又难忘的童年记忆

那般舒适。剪去坏了的锅底，扣上一个崭新的锅底，放在一字马的铁架上，按着锅底，用锃亮的小号铁锤，沿着锅底衔接处的边缘，一边敲打，一边旋转，叮咚地敲打不停。大约二三十分钟后，一个严丝合缝的铝锅换底，就完成了。

在我的记忆里，王二每个月也补不上两三个铝锅。人们拿去补的锅，绝大多数是铁锅。铝锅也好，铁锅也罢，这些在王二手里修补的锅，不仅是他的收入来源，更是他平时骄傲的资本。王二曾自豪地对围在他摊子边的人说，我们镇子周边几十里地的人户，有几家吃饭的锅，与他王二没关系？王二说的是实话，没有吹牛的成分。在那个年代，我们谁家的铁锅，没坏过呢。谁家的铁锅，又没上他那儿修补过。如今，补锅这行当虽然早已消失，老街补锅摊的一些画面，却时常在我心里闪现，毕竟，那是一个时代的鲜活记忆。

母亲是小镇的一张名片

(组诗)

□ 陈亚强（重庆）

母亲在冬天的屋檐料理摊点
晚上继续用一盏忽明忽暗的油灯
呵护着小镇唯一的市场经济
母亲在鸡鸣的悬崖上劳作
时钟被惊醒，嘀嗒起来
放学后的我们顾不上午饭
童工进入繁忙的战队
想到调羹磕碰出交响
荷尔蒙翻江倒海，跳起芭蕾
提起一四七的河包集市
第一个提起陈凉粉
——我远逝的高堂，我的母亲

精准地瞄准我们蜡黄的味蕾

杂草晃动着它的电梯危房
木锄被啃缺几瓣月色后
母亲用汗水砸痛二月
在杂草堆强索出一块菜地

空心菜在攻打城池
南瓜要做新娘
黄瓜梳着嫩绿的摩丝

我们在月假里休憩
妈妈拧回一群鲜艳的活体宝贝
它们跳入盘子
精准地瞄准我们蜡黄的味蕾

时间在菜地搁浅，写下荒凉
是母亲没有写完的日记

杂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母亲，你好久回来，照看你的菜地

娘师

母亲把摊位搬进门市
在商标上加注多营

凉粉、凉面、水粉唱主戏
外摆摊上农用鞋

母亲教左邻右舍做生意
我们效仿，用童声吆喝

井水让薄荷参加课题
芳香跑进夏天的琴弦上

那时的糖精不叫阿斯巴甜^②
纯纯的像猛禽的眼泪

在小镇的经济学区
我们贡献了牙签一样的CPI^③

我们这七口黑市人^④
在粗盐上跳舞
把甘蔗嚼得两头一样甜

注释

①一四七：一四七是赶集日子。
②阿斯巴甜：一种现代工业的甜蜜素。
③CPI：指居民消费指数。
④黑市人：指没有供应的人，在80年代，农村没有田土，居民没有供应。那时父亲从铁路工人不辞而别回来，户口一直没有落实，所以叫黑市人。

